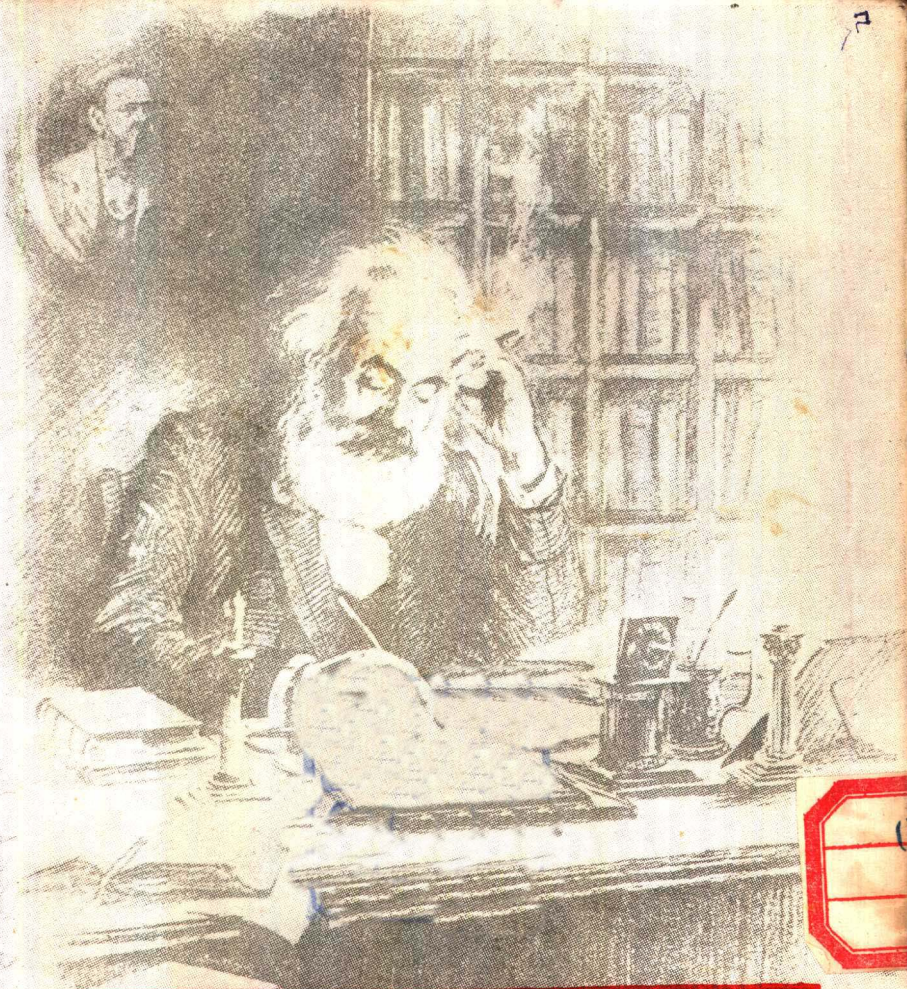




馬克思是怎樣學習的

西南人民出版社

馬克思是怎樣學習的

西南人民出版社

書號：西南0002

馬克思是怎樣學習的

著者：M·格略塞爾 柯柏年

出版者：西南人民出版社
重慶李子壩建設新村91號

發行者：新華書店西南總分店
重慶黃家垭口

印刷者：西南新華印刷廠

渝(327)42,001—50,000 一九五一年二月重慶初版
定價 1,000元 一九五二年九月重慶六版

馬克思是怎樣學習的

M·格略塞爾

一九二〇年十月二日列寧在蘇俄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演說的時候，曾經這樣講起馬克思：

「假如你們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什麼馬克思的學說，能够抓住最革命階級中千百萬人的心呢？那麼你們就只能得到一個回答，因為馬克思是站在資本主義時代人類所能獲得的各種知識的成果基礎之上的；馬克思研究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法則之後，就認識到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可避免的要走向共產主義，而主要的，還是因為他根據了對於這個資本主義社會所作的最精確的、最詳細的和最深入的研究，再靠了他完全把握住以前科學所提供的一切成果，纔能證明出這一點。」

「凡是人類社會所創造的一切，他都批判地加以改造過，一絲一毫都沒有放鬆

忽視。」

馬克思一生都在學習。當他讀完了大學和得到博士學位時，他又重新研究科學，而同時又從事大規模的革命宣傳，鼓動與編輯工作。馬克思的科學研究工作，時時刻刻都是因革命鬥爭的要求而決定。馬克思本人在他所著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的序文中，曾經這樣描寫了他這個時期的科學研究工作的情形：

「一八四二年至一八四三年當我任『萊茵報』的編輯時，我最初纔碰到了必須對所謂物質利害關係的問題發表意見的困難情況。萊茵省議會關於林木盜伐和土地所有權再加劃分的問題的討論，當時萊茵省長馮·夏培爾先生關於摩賽爾農民情況的問題對『萊茵報』所作的官方的論戰，最後，還有關於自由貿易與保護關稅的討論，都給了我對於經濟問題的研究以最初的激動。從另一方面講，當『向前邁進』的善良願望正好多倍地超過於專門學識之上的時候，在『萊茵報』上就可以聽到一種帶着輕微的哲學色彩的法蘭西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反響。我自己發表了反對這種愛好的意見，但同時在和『奧格斯堡總匯報』的論戰中，我又坦白地承認了我當

時的知識，還不容許我對這些法蘭西思潮內容作任何獨立的判斷。」

馬克思的這段故事，告訴我們他善於正確而及時的認清他自己知識上的缺點，並且絲毫不羞於承認這個缺點；他對於任何一個問題，假如還沒有充分的準備時，他決不冒險地「作任何獨立的判斷」，而立刻就進而作更詳細的研究。

列寧在一九二〇年也曾向青年團員們講起這一點，警告他們要反對理論研究上的膚淺的毛病。他這樣講過：「假如我曉得我知道的事情很少，那我就想辦法要多知道一點。」

馬克思爲了要充實他在一八四二年至一八四三年所感覺到的那種知識上的不足，他是從不惜勞苦去加以研究的。

一八四三年的秋天，恩格斯這樣寫道：「馬克思懷着狂熱在研究政治經濟學、法國社會主義者的思想和法國史。這個研究的結果，就是他本人轉向社會主義。」

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在他所製定的無產階級政黨的世界觀上，是起着巨大的作用的。馬克思一直到死的那天，都沒有終止他對於經濟問題的研究，他所

遺留下來的原稿、抄本、提綱、摘錄、以及他在批判地整理他所研究的各種問題時所做的雜記，都給了我們一種可能足以從這位革命馬克思主義的天才奠定者的創造工作的實驗室中，抽取出他最寶貴的教訓。

爲了要達到馬克思所造成的那種對於社會生活的深刻認識，不僅需要巨人似的智力，同時還需要對於科學與生活的一切部門有着巨人似的知識。而馬克思本人就是完全能掌握這些知識的。

保羅·拉發格這樣寫道：

「馬克思的頭腦，是用歷史與自然科學部門中的以及哲學理論中的多得難以盡信的事實來武裝起來的，他並且善於卓越地利用他在長期思想勞動中所聚集起來的全部知識與觀察。」

馬克思善於積極地從過去科學中，提取出科學在人類知識的各種不同的部門中所提供給他的一切東西。凡是他爲了這個目的所需要的一切「生產工具」，他都利用他自己的手來自己鑄造出來。

馬克思用最精細的方法，時常多次反覆地來研究了這一本書或是另一本書，他不僅研究了在他以前所出版的全部哲學的、歷史的與政治經濟學的著作，——他還研究了技術史、實用經濟、各國工業與農業的情況、統計學，甚至還研究過意大利的複式簿記。他的記憶力是異常驚人的。他從年輕的時候起，就學會了鞏固與發展自己的記憶力，他按照黑格爾的勸告，學習用他不熟習的語言來背誦詩歌。雖然這樣，他從不單靠他自己的記憶力，他還時常在他自己抄本裏，記出他怎樣豐富他自己的記憶力的各種實際資料。他有一種時常重讀自己的筆記，並將他所集起來的材料再加以系統化的習慣。

從馬克思的抄本和通信中，同樣地可以看出，他是用了多麼大的注意力於獲得正確的知識。他特別研究過高等數學、物理學、化學，研究過自然科學，甚至還研究過生理學和解剖學。例如馬克思在一八六四年七月五日寫給恩格斯的信中，就有這樣的話：

「在這個完全不能工作的時期當中（馬克思這時正患流行性感冒——原作者

註），我讀了加本特的生理學，洛爾德的同一著作，克里凱爾關於組織學的學說，希普茲漢的腦與神經系統的解剖學，希萬和希萊頓的細胞學說……。在最近這個時期中，我想多多地研究解剖學和生理學，除此之外，我還準備去聽當場有實物展覽和解剖的課程。」

當一八六三年正月間，馬克思在著作「資本論」時，他曾到地質學院聽過威里斯教授的實用工藝學教程；研究過地租的問題，研究過土壤化學。

馬克思不斷地工作着，他常以休息的形式，從這一個對象轉移另一個對象，使自己的研究更加多樣化。閱讀文藝作品，閱讀莎士比亞、海涅、巴爾扎克以及其他所喜歡的作家及詩人的作品，這對於他就是休息。

拉發格寫道：

「除去閱讀詩人和小說家的作品之外，馬克思還有一個特別的休息腦力的方法：這就是弄數學，他對於這門科學是有着特別的熱愛的……。」

當他的妻子生病的時候，他無法繼續他經常的研究工作，「就寫了一篇關於無

限微積分的論文，據許多看見過這篇文章的數學專家們的批評，它是具有極大的科學的價值的。……」

當馬克思生病的時候，正像我們從前面引的信中所見到的一樣，他就研究「一些比較輕鬆」的科學，例如生理學和解剖學。

至於馬克思怎樣組織他自己的工作和怎樣處理書籍的情形，拉發格曾經這樣告訴我們：

「馬克思從不讓任何人整理，其實講得更正確一些，是弄亂了他的書籍和紙張。它們只有在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紊亂的；其實每一件東西都是放在它一定的位置上，他用不着尋找，很快地就能拿到他所需要的任何書籍或是抄本。甚至在講話時，他也時常會停下來，找出書中的一段引用的文字或數字給你看。他和他自己的工作室合而為一個整體，在他的工作室裏面的書籍和紙張，就像是他身體的四肢一樣地，服從他的意志。」

「在排列書籍的時候，馬克思並不滿意於外表的整齊；各種開本的書和小冊子

都一本一本地緊排在一起；他不是按照它們的開本，而是按照他們的內容來排列的。對於他，書籍是智力勞動的工具而不是奢侈的裝飾品。「它們是我的奴隸，它們應該按照我的要求而爲我服務」……他在書本上劃綫的辦法，使得他很容易找到書中所需要的地方。」

馬克思特別重視做提要的工作。視爲是一種通曉他所讀過的材料的工作的過程，我們從這樣一點上也可以看出，就是他甚至還爲他自己個人的藏書做提要。但是我們知道，馬克思並不滿足於單純的閱讀和爲書本做提要的工作，他批判地採取了它們的內容，檢查了書本中所引用的事實，給它們以最嚴格的分析；有時爲了證實某些事實而研究了堆積如山的統計資料。馬克思從不利用任何沒有檢查過的資料來源，正像恩格斯所說的：「他是不採用間接得來的資料的，他永遠努力搜求直接的材料來源；而甚至根據直接的資料來源來檢查次等的材料，並專爲這件事不惜多到大英博物館的閱覽室去走一趟。」在研究每一個對象和現象時，馬克思都要研究它的歷史來源和它的前提；因此很明顯地，就是每一個研究的對象，都引起了他中

心的許多新的問題。如當他在寫作『資本論』第三卷中的地租一部分時，他特別研究了原始社會史、農學、俄國和美國的土地關係、地質學以及其他許多問題。爲了能更好地研究俄國的土地關係，他還化了很多的時間專門認真的學習俄文。

爲了遵守他自己和恩格斯的根據直接資料來源研究問題的方法，馬克思特別學習把握住他在研究工作的過程中所需要的外國語言，好用這種文字的原文來閱讀資料原著。馬克思能閱讀歐洲各國文字的書籍，並能毫無錯誤的用德文、法文和英文寫文章。除此之外，他還學了古斯拉夫文、俄國文和塞爾維亞文。馬克思非常重視外國語言。照保羅·拉發格的說法，他喜歡重複這一句話：『外國語言是生活鬥爭中的一種武器。』我們從他在一八三七年十一月十日寫給他父親的信中就可以看出，當他十九歲的時候，他已經不只是單純地，換句話說，就是靠文法的幫助學習英意兩種語言，他還把很多的東西從外國文翻譯成德文。從外國文翻譯，這是學習外國語文的一個最好的方法，列寧後來也曾這樣地實踐過。

當馬克思努力學習俄國文時，他已經是五十多歲的人了。

在一八七七年底寫給俄國『祖國紀事』編輯部的信中，他曾經這樣講道：

『爲了要具有批評現代俄國經濟發展的知識的可能，我學習了俄國的語言……此後好多年當中，又研究了和這個問題有關的許多官方及其他的出版物。』

在馬克思的抄本中，到現在還保留了許多筆記，足以證明他是用了怎樣的頑強和勤勉的精神來研究俄國語言。他記下了每個生字的意義、格的變化和動詞變化表，還化了很多的力氣於把握俄國文的特點，如動詞的各種形式和格的語尾等等。他第一本作爲實習之用而讀的書，就是赫爾岑的『牢獄和放逐生活』。在他開始學習俄文的六個月之後，他已經能夠閱讀原文的俄國文藝作品，他讀了普式庚、果戈理和薩爾蒂科夫——謝德林的著作；再過了六個月，他在一八七一年一月二十一日寫信告訴齊格非里德·邁耶爾，說他已經能非常流利地閱讀俄文了。

下面就是從這封信中引出的一段話：

『我不知道曾告訴過你，我從一八七〇年初，就開始學習俄文，現在我能非常流利地閱讀這個文字。這是因爲有人從彼得堡寄來了一本弗萊羅夫斯基所著的非

常有趣的『論俄國工人階級（特別是農民）狀況』的著作而引起的，同時我也想能閱讀車爾尼舍夫斯基的優越的經濟論著（他曾被放逐到西伯利亞七年之久）。在這樣的年紀，要能把握一種和古典的、日耳曼系與羅曼斯系的語言截然不同的文字，這是要化很大的氣力的。現在俄國的思想運動，證明出了一件事，就是民心的動搖不安是越來越深了，思想時時刻刻都是用許多看不見的綫和人民的身體相聯繫着的……。」

——傑 荃譯——

馬克思的科學態度

柯柏年

不自以爲是

馬克思是個老老實實的人。他知道的，就說知道；不知道的，就乾脆說不知道，而趕快學習。他從不裝腔做勢，從不會強不知以爲知。

舉一件最顯著的事情來說吧。在一八四二年的時候，馬克思當了「萊茵報」的主筆，碰到了一些經濟的問題，如像自由貿易與保護關稅的問題，盜伐山林的問題，土地財產細分的問題等等。他的專門研究，本來是法律學，而且是作爲哲學和歷史的副次的科學而研究的。現在碰到了這些經濟問題，乃發見他自己的知識缺陷，這就刺激了他對於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當時「萊茵報」與「奧古斯堡報」又在

爭論法蘭西的社會主義思想，這也不是馬克思的在行。他就坦白承認他一向的研究，不許他對於法蘭西傾向的思想內容，敢加以任何判斷。他既知道自己知識的缺陷，所以，當他在一八四三年脫離「萊茵報」的時候，他就趕快從事研究政治經濟學、法國社會主義和法國歷史了。

從這一件事，就可看出：他敢以承認他自己的知識的缺陷，一點也不怕丟臉，他對於他還沒有十分熟悉的題目，從來不敢下什麼斷語，而是立刻開始仔仔細細研究這個不熟悉的問題。

對於他已有研究的學問，他又永不自滿，永不自以為是，而是繼續力求進步，力求更臻完善，經過了幾十年研究寫成了『資本論』，當譯成法文時，他還加進了許多補充的歷史材料和統計材料，增添了許多批判的註解等等，甚至還有完全改作的地方。這種從不自滿的態度，是世所罕有的。

正因為他不自欺欺人，正因為他不自以為是，他纔能繼續不斷地吸收了無限豐富的知識，來武裝他的頭腦，而登達人類知識的最高峯！

不誇誇其談

馬克思研究一種學問，研究一個問題，不是皮毛的研究，不是淺嘗即止，而是研究個澈底。他對於任何問題，除非他有了澈底的研究，他是寧可閉口不說，從來不誇誇其談的。

馬克思從一八四三年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一直到一八八三年逝世為止，當他住在倫敦的時候，差不多每天都往大英博物院的圖書館中，專心研究着裏面所藏着的政治經濟學的豐富材料，孜孜不倦，數十年如一日。

『資本論』就是他四十年的研究的結果。

拉賽爾有一次告訴馬克思，說他將從事寫一本政治經濟學巨著，決定化二年工夫來寫。馬克思嘲笑他，因為像政治經濟學這樣的一門學問，決不是二年工夫所能够搞得通的呀！

馬克思的態度，恰與拉賽爾相反，馬克思化了將近四十年的工夫，批判地研究